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〇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重要啟事

一、各縣新華書店、分銷處，自七月份起將報紙交給郵局發行，六月以前之訂閱手續，仍由各書店分銷處負責清理，請讀者注意。

二、請邊區一級各機關、個人訂戶以及各縣，將後半年所需報紙總份數和訂郵費務須在本月十日前寄來，以便登記，逾期則按自己停發。

三、各地書店、分銷處將前半年所欠報費務於收到之前報費請速寄來，否則應由各該領導機關和原訂幹部負責清理。

四、請各地讀者訂報按實有日劃數計算，原登「每月三千元」有誤，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五、自四月以來，所發有關定報發行工作通知各文件，請交該縣郵局參照辦理，（不另郵知）。

晉綏日報發行科　郵政管理局

陝北觀察家

斥蔣賊的所謂「通緝令」

任何一個解放區政府和任何一個中國人，有更大理由緝拿蔣介石，並審判其罪行。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國民黨中央社六月廿九日南京電宣佈，南京蔣介石政府已對中國人民領袖與中共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實行所謂「下令通緝」。蔣介石採取此項步驟，正是在全國人民一致起來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時候。僅僅一個月以前，蔣介石的參政會還電請中共代表去南京恢復和談，蔣介石曾宣稱「國家絕對需要和平」云云，當時人們就認為輿論界，即已揭穿這種說法完全是欺詐。蔣介石的所謂「通緝令」，在人民解放軍勝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別顯得滑稽。此間觀察家認為蔣介石判處中央社，斷瀕危處與政治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蔣介石此種反動措施，是蔣介石企圖挽救國民黨將士官兵的……

判其罪行。中國人民從內戰事變以後第二次所提的國內戰犯名單，蔣介石一直名列第一，已為全國輿論所共見。觀察家說：年來蔣介石採取了許多步驟，召集「國大」，制定一套「憲法」，改組政府，以通中共代表，估領延安，現在又有所謂「通緝」中共領袖，其目的都是為着打擊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並孤立他們，但其結果，卻是完全相反，他自己在人民中孤立起來，命地打擊了蔣介石自己存在的一點威信，並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來，蔣介石的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五寨東秀莊土地複查中

發動群衆審查改訂成份

清查出大批地主，群衆覺悟提高

（五分區訊）五寨東秀莊行政村在土地複查中，發動群衆審查和改訂階級成份，清查出大批的地主，由過去地主一戶改訂成十九戶，富農二戶改訂成十戶，中農七十五戶改訂成卅六戶，貧農三十五戶改訂成四十四戶，共他一戶，改成五戶。過去錯劃成份的原因很多，據調查研究，有的如楊可非在徵公糧時期劃錯了成份，以後就以出公糧的多寡，來訂標準，於是階級和傳產地主都不算是地主了；一般的以土地數量來定成份，許多以各種方式轉移了土地的地主並就不算地主了；還有如前九千歲幹部從前功思想出發，為表現其「模範村」闊氣戶多，就大部劃成中農；但更多的是地主富農搗鬼，如大惡霸地主李洪澤，當了村書記後，（現已撤銷）在去年徵公糧時，把全村的成份都訂成中農。由於階級觀念模糊，界限不明，地主富農大模大樣子，首先他們篡奪了政權，僅以東秀莊本村為例，十九家地主就有十四個當了新政權的幹部（行政村以上的幹部十人），掌握村政權後，又利用職權來欺騙群衆，逃避負擔，竊取群衆鬥爭果實。東秀莊新政權建立以來，十幾家地主鑽到抗勤，作三千餘丁以上，公糧則大部轉嫁到農民身上，鬥爭果實和貧農救濟都給那些竊取了不少。此次發動群衆審查和重訂成份，結果使隱藏的地主富農就在群衆面前原形畢露。群衆說：「原來羊皮裹狼來了，咱們得留意啦。」在審查與改訂成份中，最實際的進行了階級教育，如研究前五千姨楊九是怎樣起家的，大家算他近五十年單向農民收租就有一百二十大石細糧，近五十年內，給他家受苦並因勞累而死的就在十個人以上。僱工翻身子在討論會上一轉而成為討楊九在檢討會。東秀莊僱工郭三在反覆研究他的成份時，算了一下他給地主累積了十三年活，換算成了一千六百多元白洋，他才恍然大悟：「我現在才知道我為什麼窮得半死了也要不起老婆」。在討論中，地主常常發生正面的爭論，如前五主姨地主楊瑞祥，不服群衆給他訂了地主，他說自己沒剝削過人，父親還上地勞動是怎樣種的了。群衆就回答他：「你家那一百〇六垧地是怎樣翻的了？僱人還不是剝削了你父親勞動是半年騎出去，小晌午回來，做了個監工。」群衆更指出他去年雜勞動算公役，把自己分數減少，加多別人，一畝一地算一畝」，賴地無話可說。

在訂成份中 須注意三個問題

但在訂成份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一、關於劃分富農戶問題，土地改革後，貧僱農容易把土地，成分不是，堅持不變，但群衆卻容易把他們訂成中農，因此必須向群衆說明，有了土地只是開始翻身。二、必須依靠貧僱農，教育和團結中農。因為一些中農思想往往和富農靠近，在討論中，他們常是把富農往下拉，把貧農往上提。三、不要輕下結論，必須反覆研究反覆比較，讓群衆醞釀成熟，再討論決定。東秀莊是先由貧僱農、積極份子討論，再經農會討論後，第一次出榜公佈，讓全村群衆審閱，工作團多方聽取群衆反映，再經貧僱農、農會討論後，大家無意見了，最後才出榜公佈。（陳平）

朔縣張蔡莊

群衆勃發更大憤怒

地主陶文銀以死破壞土改
繼續對陶逆家庭進行澈底清算

（本報訊）朔縣張蔡莊奸惡地主陶文銀，作惡多端，被群衆扣捕押後，為逃避群衆清算，破壞土改，於六月十一日，吊頸而死。陶逆的死，激起了群衆對陶家惡霸更大仇恨和憤怒，紛紛說：「死得太便宜了，這些狗子們（指陶家三惡霸）把人害得太苦了。……」「死了也要他逃不脫清底的清算！」「敲土鑼」喊上口號，把他丟到野外去！」群衆像怒潮一樣湧上樓頭，把陶逆的屍首拖向野外，拋到深溝裏去了。群衆並繼續向他家進行清算，一致喊出：「老和尚剃眉毛——一掃而光！」按陶逆兄弟三人，原係破產地主，自陶文銀投敵當了縣保安隊長，鑽營偽職當上了十八村大村長，四年多時間，陶家兄弟惡霸，即詐取群衆財產，霸佔鄰近各村的大地主，僅土地一項，即霸佔四鄰各大戶群衆來的九頃多地。茲將其罪惡大者於後：一、依仗偽勢力，圖財害命，四一年，日寇某次經過殺豬莊，陶逆等即藉口群衆「通匪」（指八路軍）要脅敵地出大洋二千元，「皇軍」不給就要搶殺一空，群衆即被勒索白洋八百元。為了吞霸貧農陶洛苑的糧多、羊等，陶逆即誣說陶洛苑「通匪」（指八路軍），打死了陶洛苑，霸佔了財產。二、霸佔貧農陶福瑞十垧良田。一〇年，陶逆故給貧農陶福瑞十垧田，不到一月就強要了七塊白洋的利，種麥子時，又白拉了三大車白洋的利，陶福瑞要不了，結果算了帳，陶逆不收，第二年又要了四塊白洋的利，作了七十個工，最後又給陶墳銀洋，換一塊地才了事。三、群衆婦姿女人，買賣牲、土地等，陶家惡霸都要從中剝削，否則不但不算，陶家惡霸從中剝削，陶家女子嫁給陶家，並要以一塊地賠償，陶女要嫁給人家，……

……陶逆即設計捉住其二弟子，全村人即刻捉到大路，任茂付、四彈子等二十餘戶的稀生，就因受陶逆虐待，在出嫁時要受陶家剝削。「催糧」人捉去，家裏從來沒給過工資，還不但不發工資，（短工）給陶家幫工五畝，……陶逆還估了兩個有夫未嫁的女子。在陶家惡霸壓迫下，全村三十家貧苦人民，被害死九條人命。

翻身解放後，群衆起來向陶家惡霸清算，陶逆文銀不但不悔過認錯，反而更敵視群衆，刁走了十六頭牲口，工作團發動群衆，陶家惡霸又要求，工作團接受後，陶逆卻捐話威脅群衆：「你們清算吧，陶家兩個工作團走了，叫你們也活不成。」等工作團走了，群衆乃決定將陶逆清算，陶逆的孩子抽刀抵抗，李家洲將其包圍住時，陶逆孩子抽出匕首抗拒，但終於被捉，並將其清算，陶逆竟陰謀以死來破壞土地改革。（賴）

河曲民兵

加緊河防保衛夏收

上寨村敵偷渡被我打回去

（河曲訊）為加強河防、保衛夏收，此區於上月召開民兵大隊長會議，決定迅速加強各級指揮部，並發動群衆，必須將民兵體入民兵隊伍中的地主份子清洗出去，提高階級警惕性，沿河以民兵為中心，並吸收群衆參加，加強沿河警戒巡邏，加強沿河一帶村莊警覺，沿河各村已緊張的進行河防工作。

（又訊）六月十九日中午，三區有敵對岸上寨村，被我四隊民兵步槍擊退，打下紅秀皮匪徒一人，並得步槍一支，過河偷搶，敵匪企圖抢渡，進行當頭迎擊，民兵立即給予回擊，匪被打回，見我有備，途經下水返回。（宋元）

簡訊

中陽二區乾舟化於六月一日抽獲化裝成「討吃」的閻特一名，現已轉送政府處理。（小藍）

陽曲洪趙地方武裝

收復二據點殲敵一排

（新華社呂梁二日電）二十一日夜，陽曲地方武裝某部一舉攻克太原西北七十餘里之湊井據點，守敵閻軍六十八師二零二團一個排被殲，俘敵排長以下十八名，繳步槍十一支。二十二日，我洪趙地方武裝一部，向七門（臨汾北二十餘里）據攻，守敵百餘向南逃竄，我即收復該據點，敵工事碉堡已被我平毀。（劉堅）

河曲五區想出辦法 解決貧苦群衆牛草困難

（河曲訊）五區在初六總結減租工作中，發現各村牛草極端困難，使貧苦喂牛戶在春耕結束後，有困死耕牛的危險。今春亢旱，青黃草俱缺，現乾草每市斤買到三百元左右，每牛每天喂草十斤，就需三千元。今春鬥爭中分得耕牛的和以貸款買牛的貧苦群衆，因爲翻的地少，儲存乾草也少，又買不起草喂，無法把耕牛繼續喂下去。現在各村已開始設法解決牛草的困難，如舊縣行政村已將全區過去集存的黃草二千斤，借給貧苦群衆。六家寨等村曾向富農借草；還有好多村子群衆以砍柳梢來喂牛。對今後鞏固耕牛的問題，區上根據過去的經驗，研究出下列辦法：一、耕地完畢後，利用親屬關係，將牛寄放到七區或嵩巖山上放青；二、組織老漢娃娃放牛，特別是靠近東山地區，尤應提倡。三、發動砍柳梢喂牛。三、動員群衆開荒地種青禾，既能解決牛草，人也能吃，群衆是會接受的。（任嘉德）

河曲二區 幫遭雹災貧苦羣衆 解決種籽進行改種

（河曲訊）六月十四日，冰雹襲擊二區柳林等二十一個自然村，約半小時以上，災區南北長達四十里，東西寬十里，莊稼遭到嚴重的摧殘，估計收獲量將降低十分之六。災後，各村幹部立即召開會議，商討救災的問題，決定對各村來的區村幹部組織起來，分頭趕赴受災村莊，幫助貧苦羣衆解決困難，組織改種。問題最嚴重的是種籽困難，如樓子溝石政村所屬黃家溝、黃樹坪二村，統有二十二戶貧苦農民需要改種的地，有一百一十二垧，但沒有一點籽種。該村即召開羣衆會議，向八戶富裕中農借出一大石種籽（秋後歸還）。最近根據十個自然村的材料（其餘十一村材料缺），由地主富農調劑和義倉及公衆中共解決二石八斗三升種籽，一部由變工解決，使一百二十八戶貧苦農民改種了三百六十五垧地。（許颯）

嵐縣新華商店深入偏僻村 送必需品到貧苦群衆門上 又給他們換回小日月種籽

（嵐縣訊）本縣一、三、四區有些偏僻村莊，離城太遠，農忙之時，進城買賣不方便，婦女紡織，群衆日用品也極感缺乏。新華商店爲了適應羣衆需要，特組織三個貿易小組，馱上毛巾、棉花、土布、麻食、鹽等物品，送到村子羣衆門上。毛巾每塊價比市價低一千八百元，土布每尺比市價低二千元；棉花每斤比市價低[illegible]百元，其他各項物價均比市價低七天工夫，三個小組即已賣下貨款[illegible]五百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元，大部份都拆合糧食運回，其中同時換回了一部份小日月種籽，現已在五寨購回的小青糜子廿十四石零七斗二升（公斗），共將缺乏小日月種籽的貧苦羣衆，准備下了小青糜子及蕎麥籽三十八石五斗八升五合，正給羣衆調劑發放中。（王源章）

朔縣細水村 解決了口糧籽種困難 搶種破荒地四十垧

（新朔社綏縣訊）朔縣細水村在附近據點的幫助下，抓緊搶種，於收復[illegible]。該村位於井坪到朔縣大路上，經過敵僞長期踐踏，破壞極慘，全村三十六戶，有可耕地五百多垧，去年只種二百垧上下，大小牲畜已沒有一個。今春政府貸給該村糧食七石、布七疋，解決了羣衆一部份困難。至六月上旬落雨之前，已下種二百垧上下。但羣衆口糧、籽種仍困難，同日全體實，經公安局即派人前往幫助解決，並從附近據點抽出毯子一石，換成糜黍種籽，又[illegible]二匹、驢一匹，交給羣衆捻種。又從附近兩村分回清算地主的糧食十三石、大牛二頭，另一個，從朔縣十分困難的四十疋，買回耕牛三條。落雨後次日，公安局即組織了十二個犯人和十多個戰士，自帶口糧，並向駐村借出兩頭牛前去幫助。連上全村群衆的牲口，一共組織起七犋，前後七天，給種上破荒地（已荒蕪數年）四十多垧。現已出苗，另準備好二十垧的蕎麥和麥籽，等十天雨後下種。（陳同）

方山龐家塔群衆 滅害虫保護山藥苗

（方山訊）最近方山二、三區發現「瓷飯老婆婆」咬山藥蛋，咬的厲害的已使葉子枯死。縣教育處特指示各區迅速捕捉，龐家塔土改工作團，於二十一號晚，亦召開了羣衆大會，動員戶戶捉，人人捉，一齊動手，捉不了吃不成好山藥蛋。僅兩三天內羣衆正在捕捉，但是還有些落後羣衆，「認爲是神氣，捉不捉不頂事」，迄今未動手。工作團同志一面進行解釋，一面帶羣衆捕捉。有些羣衆捉的很細緻，把「瓷飯老婆婆」捍死，又將下到山藥蛋葉背子上的黃色卵捍死。有經驗的老漢說，這辦法很好，能徹底除害，不然幾天卵即變成了虫，那就會有數不清的虫，一兩天即可把山藥蛋葉完全咬光。三區去年山藥蛋就是損壞了的。（李培芳）

靜樂四區區公所 馱上布疋 換小種籽

（靜樂訊）四區區幹部按今年翻身[illegible]，柱四一匹，幫助他們新民村通訊小組）

中心村分頭領導播種，爲解決村裡缺種籽問題，區公所並組織設助組，款[illegible]布二十五疋，到寧武三區去換小莜麥、小糜子。三區公所中有集中的小莜麥一百多石，決定群衆去換，開幹部會，以工作團同志引上老鄉，並夜到三區換回了五石，準備及早給群衆種上。（志仁、金部）

（嵐縣訊）此間×旅留守處抽出小莜麥公斗四石二斗（從每日節約二兩小米中換來），幫助貧苦群衆解決播種中種籽的困難，已分給了十三戶貧苦農民，並經羣衆民主討論，戶該是苦抗屬。此外，又給了貧農程捨處又給了貧農程捨[illegible]（新民村通訊小組）

×××××

寧武三岔村 農會組長劉五牛自私自利 受到群衆的批評教育

（寧武訊）一區三岔村貧農趙丑女、劉二仁等批評農會組長劉五牛的剝削自私思想。該村群衆六月中向地主與六戶要出欠款二百餘萬元，買了五石小糜籽，計劃分給貧苦抗屬及貧僱農耕種，劉五牛自己的地本已種上，他也要分兩垧地的糜籽（一小斗），趁引起了貧農趙丑女等的反對，在會上，連系劉五牛一貫的自私，加以嚴格批評。劉五牛今春多分了地，自己種不了，用四斗租子租給窮家莊貧農李喜全兩垧。貧農們尖銳指出還是他（指劉五牛）「才丟了討吃棒，他又打討吃的。」在春天貸糧時，貧苦抗屬趙根貸了了四大斗，他就貸了五大斗。這次又要多分籽種，多分吃飯，還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還要剝削別人」的思想「咱們反對地主剝削，你又剝削咱們農民來了」。經大家熱烈的討論後，劉五牛承認了錯誤，退出了多分到的二斗糧，叫租給李喜全的兩垧地，不能收租。這次也不給他糜籽。劉五牛在會上承認錯誤，決心改過。（楊久良）

各地反搶麥反抓丁鬥爭

忻縣

，忻縣閻僞四出搶殺抓丁及掠奪麥收，忻縣軍民起來反擊。東北地區，九日，敵三十九師等七百餘人到南北中曹，張英英搶一退，四經，我民兵狙擊，同日，我莊中隊長張貴英率領民兵二人，在村外擁住進攻敵人，傷敵僞四名。我軍日無恥閻僞麥毀，我軍再來報復後，即在村中與發現後，不幸，英勇犧牲。同志抵抗和我軍展開爆炸。民兵張止和，後在喬村、六石，在先路四部落、秦地等村，折口，地雷五個，我共毙僞跡敵人十二名。我地方武

六月份以來，狂搶我麥，前後在下佐、峪地、土沙等地，抓丁搶糧，偽閻區計劃。過去偽騙百二十七日，估計出動三團兵力，侵犯我奇村、二十八日，石家莊二十大堡，陽湖，丁、麥。七日上午，我地方武裝一部，從一二支，提槍步槍，各一支。名、一犯敵，繳獲槍一一部地方武裝又在另奇村附近之辛莊擊斃敵三人，俘敵人、擲彈五十發。

汾陽

汾陽羣衆反抓丁，保護麥收，汾陽羣衆鬥爭時，展開十里外的民兵聯防，撥出小組，大樹、鎮城巳有××人轉移邊山各村，保護麥收，並組織「保麥隊」，站在地頭隨時打擊敵人。現全縣已有三千多羣衆轉移到邊山，八兩區，組織邊山各村羣衆，幫助郭家坪等羣衆搶收。二、一二、二十三日於兩日發動三十七人分批向邊緣區王家莊，全家在搶收期中，南偏城

文水

文水百頃以上的麥田，就於六月廿七日左右，從六月七二十區邊緣地區開始收，敵人還在搶收。某村村民王三平等百人向邊區在附近搶收，數百人，一齊出外，除了老娘和小孫女等六口人，共餘四人，並帶上毛驢，楊家莊等偏城、村[illegible]地，人，開村，從二十二日三十一天，即麥田收完，於二十四日已收麥五千畝，收下的麥，當夜運走或分散掩藏。（晏）

緊張。七區大麥門爭，行政村遭到敵人十餘名，持槍持城北五里的雷家莊兩次擊退，還據守，在收麥群衆，敵兵，四十二日家山四民兵，十六日抗擊北徐村，斃傷敵人一名，炸地雷，斃敵四名，敵退回城內。一個區二十一日包圍偽二以上朱家村等四村，安區我參戰部隊於巧妙的突擊中，俘敵二名，繳步槍兩支，我某地方部隊二十一日抗擊南大營一敵，並犯敵一七區大峪的傷敵六名。

孫科在狗急亂叫

陳璡昆

孫科是中蘇文化協會會長，以前曾裝做民主進步的樣子，現在因爲捨棄了所謂國民政府副主席，居然跟着蔣介石和蔣介石的其他走狗一同狂叫起反蘇反共來了！這是因爲蔣介石和美國政府要垮台，走狗們也要跟着報蛋，蔣介石和走狗們，正在向他們的美國爸爸喊救命，孫科自然也要跟着喊救命。孫科公然說：「目前再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一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總歸可以解決」，還在現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算得是堅決主張「剿共」「剿匪」的代表人。孫科是竭信蔣介石有此力量嗎？不，恰恰相反。孫科爲甚麼要如此說呢？且看他對「美聯社記者」所問的答詞：「我們要向美國呼籲：叫他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強經濟援助中國」，當然軍事援助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相信：除了軍事援助以外，美國還可以「用其他方法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孫科這次招待中外記者，執行蔣記政府宣傳者的任務，說了滿篇的反共反蘇的話，完全是向美國喊救命，只是上面的一段話，是要美國記者把他的話傳過去，惟一要他們傳過去的，其餘的都是陪襯附文。

誰都知道：美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不能專靠「軍事援助」，實際它也只是說：美國不能拿大批本國軍隊幫蔣介石「剿共」，實際它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也是很大的，除了由少數部隊實際參加作戰而外，蔣介石現在進攻解放區的軍隊、軍火，差不多都是美國裝備的、供給的、運送的，也還有是美國教練的，甚至現在替蔣介石指揮作戰的日本第一號戰犯岡村寧次，也是美國操縱指使的；使美國人當志願軍參加作戰，和德意幫助佛朗哥一樣，也就是孫科所呼籲的一種其他方法的一種；不過美國現在干涉中國，杜魯門和國務院與馬歇爾的一律作風：是「經濟援助」，尤其對中國，要給他經濟援助，除了以前的數十億美元而外，杜、馬在去年底，又說還要參加援助，五億美元，早已無數次聲明：要支持蔣介石，要給他經濟援助，除了以前的數十億美元而外，只是因在裝腔，其他借款，也已經成正在要價。蔣介石走到山窮水盡時，只是因在裝腔，其他借款，也已經成正在要價。蔣介石走到病在垂危時候，安得不「呼籲」美國趕快打強心針！爲了關目的，外方法已經用得不少：說中共軍隊如何如何，某國兇手如何如何，邊境事件如何如何，這些都是蔣介石使他的走狗捏出來，要美國救命的謊言，看見美國還不像蔣介石那樣急，只得又放出要與東北的密氣，跟着就又使孫科以所謂「國民政府副主席」的資格，再執行中央社和蔣記報紙中，說甚麼是「對新世界之危機」，除了反共而外，主要的毀孫反蘇，此一聲號已引起國際間之重視，「一新世界大戰「在醞釀中，尤在中國東北問題上，此一聲號已引起國際間之重視「新世界大戰」在醞釀中，尤其在中國東北問題焦點，說甚麼「蘇聯共產黨有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把握住機會，發展共產主義的理想，實際上也就造成了共產主義的統制」，「一談到今日四方民主國家，不成問題的以美國爲最強大，也惟有美國才可以與蘇聯抗衡，可惜過去美國對於重建世界和平，是心有餘而認識不足……」等等，這些話都是爲的一向美國呼籲：叫他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強經濟援助中國，用軍事援助以外方法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又怕呼籲不能立時靈驗，最後又說：「美國反響冷淡，即等於對中國放棄，是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一面求乾爸爸救命，一面向乾爸爸撒嬌，眞是可憐已極！又可恨已極！可恥已極！簡直和蔣介石一樣：毫無心肝，毫無人性，中國人中何不幸有此不肖之敗類！孫氏門中又何不幸有此不肖之敗子！

其實孫科是和蔣介石一樣：做得太笨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喊防共防蘇，喊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還給了全世界人一個大教訓。

（下接第三版）

冀察熱我軍九個月中 斃傷俘敵一萬一千

（晉綏社晉察冀二日電）冀熱察軍區司令部頃公佈自去年九月至今年五月戰果如下：共作戰二二一次，斃傷敵六千八百三十三名，俘敵四千一百三十一名，總計斃傷俘一萬一千零六十四名。繳獲各類砲四十九門，輕重機槍一百三十三挺，長短槍二千八百零九枝，各種子彈三十一萬三千餘發，砲彈一千一百九十發，戰馬一千二百餘匹，電台十一部，汽車六十輛，摧毀碉堡一百一十座，擊落飛機一架。

太岳全區民兵 一年來殲敵一萬一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太岳人民武裝自衛總會於「七一」公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區民兵一年戰果稱：一年來，民兵作戰六千六百十一次，擊斃敵六一旅一八一團團長以下二千六百二十二名，傷敵二九師二零七團副團長以下四千六百零八名，俘敵保五團團長張洪德、副團長樊鄭剛以下四千六百二十七名，共計殲敵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名，繳獲迫擊砲兩門、小砲九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一百一十挺、擲彈筒二十六個、長短槍二千四百五十八支、斯登手提式槍及衝鋒槍二十四支、子彈二十一萬八千二百發、手榴彈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顆、地雷一千三百六十二個、電台兩部、戰馬一百三十八匹、糧食六萬三千八百七十斤、蔣幣一千三百四十八萬元，平毀碉堡二百十二座，破壞飛機三架。

冀魯豫地方武裝 梁山東北殲敵兩個營

唐山以北我一度攻克礦窯區及紡紗廠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遲到）冀魯豫地方武裝一部，於上月二十二日在梁山（鄆城東北約四十餘里）東北之鵝鴨廠，殲滅蔣軍五五師二十九旅八七團一三兩個營全部千餘人，斃傷敵三百餘，俘敵八百餘名，繳獲甚多。

（新華社晉察冀二日電）（遲到）冀東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上月二十日一舉攻克唐山北十里之重要密堅工程區東西礦窯及其附近紡紗廠，繳獲甚多。該部人民解放軍於完成任務後，即安全撤出。

蘇北七千群衆 破壞通榆路六十里

（新華社蘇中二日電）蘇北阜寧、上岡間六十里（南）通（贛）榆公路，已被兩側七千餘羣衆徹底破壞。通榆路爲縱貫蘇中蘇北、長江北岸直達山東的交通大動脈，亦爲蔣軍分割蘇北五、十一兩分區的封鎖綫，經此破壞後，該兩分區在六十里長寬長地帶，通行無阻。

沭陽六塘河畔——某村堅持對敵鬥爭 成爲反蔣橋頭堡壘

（新華社蘇中二日電）蘇北六塘河畔沭陽縣劉集區某某村，半年來堅決與「還鄉團」鬥爭，成爲六塘河畔反蔣橋頭堡壘，守住全區河防大門。去冬沭陽、宿北保衛戰時，該地曾被敵重兵盤踞，全村耕牛損失達三十三頭。蔣軍主力北竄後，鄰近民兵主動出擊，該村漸轉爲游擊區，但羣衆仍害怕「還鄉團」夜摸，紛紛遷往別區居住。經開展羣衆性的說服工作，幹部挨戶訪問撫慰，寫信勸歸，勞動英雄韓新和一人就說服十九人回家，一月中，回來三十餘人。當時，羣衆還害怕，無心生產，三月二十七日，「還鄉團」過河搶劫，民兵即支持羣衆搶回，向「還鄉團」家屬索回賠償，羣衆鬥爭信心大大提高，都說：「只要八路在就有依靠。」春耕時，缺乏耕牛，且害怕敵乘機搶牛，領導上遂通過羣衆醞釀，一面即提出敵人打死一條牛叫他賠兩條，打死一個人要他賠十人，經由「還鄉團」家屬提出警告，一面組織鄰近各村八十餘條牛，一天就將百餘畝春田全部耕完。至此，羣衆自動要求組織武裝，於是組成精幹武裝，並組織三個打更隊，麥天在麥田守望。五月中旬，敵二度夜襲，均因戒備嚴密，未受損失。現該村武裝較前發展一倍，新麥登場，羣情高漲，踴躍彈藥，以鞏固此一橋頭堡壘。

昆明點滴

「六、二」昆明學生遊行時，南屏街各銀行門口牆上均有以油漆塗寫之巨幅標語口號。次日，中央銀行川了數加侖汽油始洗去，但油漬雖去，字跡尚可看見。正義路水泥路上書有「反對武力統一」標語，字大五尺餘，極引人注目。遊行學生行抵南屏街時，路上倒臥一老乞丐，宣傳隊即上前在老者身旁書寫「飢餓飢餓」四個大字，老者感然點首，似表感激之狀，參觀者亦嘯噓不已。

蔣記滇省府於學生遊行前，曾電令雲南大學當局勸阻學生遊行，否則由學校當局負責，該校當局遂於二日晨將校門緊鎖，後經學生向校發說明遊行目的，並由多數學生聲明，一切責任由同學自負，校門始啓，學生乃得入內集會，並於會後舉行各校聯合大遊行。

雲龍縣府上月派吏至永豐鄉催收歷年欠賦，將交不出限之農民趙湘田、李應馨拘押縣府，沿途不予飲食，且加押鐐手銬，一路鞭韃山打，只行一日，即將趙湘田憐打致死，李應馨迄今生死不明。

被解師傭工湘人聶樹森，以無法謀生，於日前往西揚技河自殺，被人救起，返家復吞鴉片七錢自殺，亦經救治，幸未喪生，五月三十日，又以皮刀一把第三次切腹自殺，終告斃命。

物價高漲聲中，有一名保柱者，於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手持大馬刀一把，「衝入南屏街滇康鎮行經理室，向該經理云：『沒有飯吃了，請借五十萬元救急，五十萬元在你們算不了什麼回事，要多，又恐怕說我搶銀行』。該經理佯裝答應，出室，喚二行員將保柱綑住。」

連日報載：市區及郊外搶案叢生，如騰衝路「女匪」搶人，拓東路十六號大雨中被搶，市郊一日被劫商車六輛等，多至不可勝記，蔣記滇省府亦爲之惶恐，命令市府自四日起「清查戶口」。（六月四日寄自昆明）

東北新華總分社電務部 機務主任甘正同志殉職

（新華社東北二十九日電）本社東北總分社電務部機務主任甘正同志，於本月二十七日零時四十分，奮身修理發報機故障中，不幸觸電殉職。甘同志由本社派赴東北，任該職年餘，在機務和政治方面進步甚速，建樹頗多，今竟突遭不測，實爲我新聞戰綫之一損失。總社及東北總分社全體同志聞訊，莫不同聲哀悼，總社並特電甘同志家屬致唁。

蔣區災荒蔓延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蔣區災荒蔓延。冀省蔣佔區，由於蔣政府之無限徵取，造成有地無人耕的慘象，加以春夏大旱，麥苗枯死，秋禾無由下種，現已赤地千里。據蔣記官方統計：其佔領區內，飢民已佔十分之七，而蔣政府仍將勒索軍糧二十九萬石。鄂東、鄂北廣大地區，在徵糧徵購之苛擾及蔣記士劣之無饜剝削下，鄉間已十室九空，餓殍與自殺者比比皆是。綏遠河套的臨河縣及沿黃河的薩拉齊等若干縣份，原爲該省富庶之區，因負擔奇重，如薩拉齊之溝門村，每畝產麥七八斗，而負擔軍糧每畝竟達一石七八斗。另如負擔蔣軍燈油，該村每夜供給到三十二斤。加以到處抓丁，青壯四散，現已田園荒蕪，餓殍載道。再由於蔣政府之不修堤，且致廣東水災達七十縣市，約佔全省一零三縣市的十分之七，廣西水災五十縣，佔全省九十九縣市的大半，台灣之台中、竹縣等，亦遭嚴重水災；湘省西南沿川水新一帶及鄱陽湖東岸各縣，皖東、皖北、川西、川北、豫北、安徽東南部、遂寧南部，由於蔣禍及天災，均哀鴻遍野，人民已以草根樹皮爲食。

陝甘寧出現流動合作社 解決戰時農村日用品困難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適應戰時需要，堅持營業，解決農村日用品困難的合作社，已在陝甘寧邊區延屬分區出現。安塞、延縣二區西河口民發生產合作社，持續戰爭以來，已銷售土布四百丈、鹽四千斤。其業務以勸購爲主，門市爲輔。業務範圍不但遍及二區各村，且深入至一區、沿河灣、三區，招安及四區武洞一帶，五月初食鹽漲至二萬元一斤，該社仍按一萬三千元一斤出售，穩定了市價。該社並大量抛售貨物，吸收邊幣，鞏固了邊幣。現在，該社已擁有一萬萬三千萬資本，盈利七千萬元以上。延安縣河莊區合作社亦以四個幹部經常供給着布疋、洋火、針綫等日用品，出入於蔣軍侵佔之邊沿地帶，到處受到歡迎，該社並統計羣衆所需之食鹽數目，由合作社專派牲口，馱往供給。

青島美軍做賊喊捉賊 盜竊物資出賣反誣賴華人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據青島民言報載：上月三日，有青島美軍十一倉庫長福爾克斯及司機康來爾等，盜竊美軍第十一倉庫上等軍用香烟九十四箱，裝滿二大卡車，秘密售與蔣記商店檢驗局技師劉錫銀。四日，美軍四人於夜間各押卡車一輛，又盜去青市聯總倉庫之帆布蓋一百二十個，駛往威海衛大豐木廠售出。兩項被竊物資，共值七億元之鉅。不料事發後，美軍司令部竟誣兩項物資爲華人所竊，已迫令蔣記警察局，限其三日內破案。

楊祿奎家屬 撫卹問題圓滿解決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駐烟聯總職員汽車輾死之車夫楊祿奎家屬撫卹問題，已告圓滿解決。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時，烟市市長姚仲明與聯總由滬派來處理此事之法律顧問理琪以及聯總駐烟代表李晉爾，假外事辦公廳進行第三次談判，商討關於撫卹死者家屬問題。姚市長首先聲明處理此事，應切實保障人權，並照顧人民對聯總之友誼。繼謂：「撫卹金本應按死者家屬生活費、子女教育費計算爲合理，但爲增進與聯總之友誼，可以死者每日拉車收入附加關係所得數，爲撫卹金額」，理、李二氏極表同意，即以拉車收入千元爲標準，外加副業收入百分之五十，按五十六個月計算，共合北幣二百五十二萬元，另外賠償損毀洋車費三萬元，雙方當即簽字。談判結束後，撫卹金已由烟市政府轉交死者之妻楊娄氏。二十二日，市總工會會長路唐克特邀請社會賢達，幫其善後安家。

（上接第二版）

：知道這是野心家禍害了本國，禍害了世界！美帝國主義份子，雖是又在喊防共防蘇，喊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對國和戰爭販子是非常厭惡，他們也不敢像蔣介石和孫科一樣：說得那樣露骨，要立時由歐亞兩方面準備，尤其要把中國作爲美國戰略基地，如果美國將東北放鬆，「可能引起又一次的世界新衝突」。這眞是狗急亂叫，做了天下第一號笑話！美帝國主義份子，是何等心毒手狠，他們早已抱定主意，要使中國成爲菲律賓第二，還要等你孫科和蔣介石來挑撥提醒嗎？它對蔣介石如此幫助，尤其幫助運兵去東北，豈是眞正愛護蔣介石！豈是像孫科所說：「心有餘而認識不足」！所以我們全中國人，孫科所說的「我們」以外的我們，是另一看法：以爲「問題焦點」，不在於美國對蘇聯國家一認識不足」，而在於美國對中國人民認識不足！蔣介石有那多的地方和軍隊，又有美國那多的幫助，何以從去年七月全面進攻，十一月之中，一方愈打愈弱，他方愈打愈強？原因是在一方失了人心，他方得着人心，換句話說：蔣介石之所以愈弱，是因爲他沒有人民力量，解放區之所以愈強，是因爲它全是人民力量；中國人本是歡迎美國的，到了現在，反而痛恨美國，這也從無數次學生和其他中國人反美風潮，就可以看出！現在我們全中國人，不是像蔣介石和孫科「向美國呼籲」，而是向美國警告：以前那樣幫助蔣介石，救不了他，以後更救不了他，只是更增加了中國人民的怨恨！這不是對世界有危機，對蘇聯有危機，只是對美國有危機。孫科本是太子派，又是西山會議派，在中國人眼中，本是一文不值，在蔣介石眼中，也是不值幾文，不料孫科藉着蔣介石命令，亂說中國將要被蘇聯「發展共產主義的理論，推行共產主義的統制」，這完全是與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汪精衛等喊「防共防蘇」一樣，只是勾結外國，維持獨裁的一個口實！毛主席早已屢次向國內外宣示明白，共產黨在黨章也已經宣明「現階段政綱」：只是「團結各黨各派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爲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而奮鬥，爲實現世界的和平與進步而奮鬥」。其實行的步驟：始終堅決主張前國共雙十協定與政協路線」。這全是全中國人，目前防止獨裁內戰、實現和平民主的基本要求，這樣是使中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道路，使世界和平、進步的道路！蔣介石走了二十多年的道路，只是使中國幾乎亡國，使中國人現在都不能活，如果需要，如蔣介石和孫科所說：「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緊經濟援助，並用其他方法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那也只好同美帝國主義的便利，看它算盤是否打的來？打的目的是否達得到？我是一個純潔的中國知識份子，看得中國前途潮濁，而且知道中共和解放區情形的，孫科是以蔣介石走狗說話，我是以中國人民說話，眞理何在？讓由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判斷好了！

人

周一（[illegible]）

胡（[illegible]）（汗）[illegible]未知兒住處，[illegible]請函告。

[illegible]河北[illegible]村[illegible]

高同志：[illegible]

郝秋兒 保[illegible]人，十歲，山[illegible]參加[illegible]

計同志：[illegible]

國同志：[illegible]河北[illegible]林村[illegible]九[illegible]即家，[illegible]工作後知[illegible]司。

幫老鄉拾麥

綏嵐

麥收後的第二天，一批從自衛前線回到後方學習的人民戰士，興奮地去幫老鄉拾麥。分配到口水村的共有八十四勞動力，還有驢子五頭，當天晚上就和羣衆商量着第二天幫助的對象。

這村有土地一萬三千多畝，因天旱，種上的不過三千多畝，大約佔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七十餘戶貧苦抗屬和沒牲口的貧苦農民下種的還少，有的完一犁未動，需要趕快幫助換種的就有八十餘戶，土地九百多畝）。村幹部研究着抽出一些農具，但牲口太少了，在討論中，同志們提出要求以人代牲口，拉犁，拉耙，一個頂一人干。

第二天早飯後，十四家貧苦抗屬的土地上出現了我們一組一組的同志，他們四個人拉一張犁，三個人拉一張耙，翻，播，耙，都很起勁。

中飯時，老鄉們送來了些蒸莜麥湯和高粱麵烙的餅子，熱情的招護同志們吃喝，再三要同志們歇一會。同志們給老鄉解釋說：「眼看雨真至只有十來天了，才下了一寸雨，早種一天是一天，多種一犁是一犁哩！」於是他們調換的喝口米湯，和犁仍不停的耕種着。

天到上午了，太陽熱烘烘的晒着，同志們赤着脚，綠邊蓬的高高的，在「晴吃」的拉着，大部分頭上沒有草帽，有的頂塊手巾，有的光着頭，汗珠不住的往下滴，但沒有一個人表現疲勞，說說笑笑的拉着，種着。直到老鄉們再三再四的催促回响，才扛上犁、耙轉回村裏來。

老鄉們說：「我們實在過意不去，咱提上犁，叫同志們拉，飯也不吃一口，這怎能……」同志們給老鄉解釋着：「老鄉，這是應該的，我們吃的穿的，那一件不是老百姓的，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弟兵。……」

四個幾個拉犁小組，三天共耕地一百三十七畝，下種近五十畝，最高的記錄，一個組（八個人）一天耕過五畝多生地，另一個小組耕了六畝「輕地」（去年耕過一次的）十個人輪流拉的小組，一天下種過二十一畝地。

老鄉們在稱讚着：「要不是同志們幫助，誤了節也種不上。」但是他們對同志們也有意見，那就是怪同志們太客氣，他們說：「送去口米湯硬不喝，送去餅子硬不吃，我們可不滿意哩！」

舅舅和外甥的故事

黃漆拱

一

過去有個地主叫趙林，爺爺在世的時候，家裏有三百畝土地，常年僱着四個長工，還放賬吃利，是個大大的剝削鬼。趙林出生剛剛一個多月，他父親賭博輸下很多錢，在他爺爺那個財主們交上，掏不出血，趕不得土，還得上吊死了。趙林長到十大幾歲上，他爺爺也死了，家裏雖然留下很多土地財產，但這個吃人的小狼，照應不了，有些衰敗氣象。

二

趙林有個舅舅叫趙成娃，是個獨身漢，給人攬工整整三十多年，手頭積蓄一百多塊血汗錢。他想到趙林是個外甥，比親的還保和，一者主人還要親一層，自己把他扶持大了，他又是財主，還不能養我個老，我不定要給我說壽掛區呢！於是他就把自己血汗賺來的百多塊銀洋，幾石糧食，全部交給了他的外甥，並在他外甥家裏不知白天黑夜的受苦，常年見到他身上披着件爛衣服，夏天寒衣不遮體，冬天總是披着他那件爛羊皮襖了。

趙林長到二十大幾了，每天陽婆不晒熱屁股不起來，大吃二喝的過日子。他舅舅卻天天在地裏受苦，有時到偏關城裏賣炭，家裏沒水吃了，趙林從來不肯去挑一擔，總要等他舅舅從一百二十里遠的城裏賣炭回來，再去挑水。是外甥坐着吃，舅舅往死受，「主」「奴」的界線，比白紙上畫上黑綫還清楚。成娃忠心耿耿的受到第十八個年頭上，把趙林娶過了門，趙林的家業也依靠這個忠實僕人保存下來了。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冬天，成娃一來由勞成疾，一來上了年紀，牛老力盡，病了幾天，無人照護，悲慘的死了。老漢臨死的時候，身上披的仍然是他那件爛[illegible]穿了幾十年的那件爛皮襖。

三

趙林自失掉了這個忠實長工，又碰上了新政權的光明世道，他的好夢也就破了。前幾年他還僱着一個長工，自己不勞動，四十來垧地，現在，他怕羣衆清算，一面把他的「糧食」故意縮小，[illegible]穿的衣服比村窮人還壞，吃的卻比窮人吃的好些。可是吃的卻是一樣花去一樣。羣衆說：「趙林皮，皮不好，內莫好。」趙林假眉三道的對人說：「喚！不能喚！翻下十遍憐惜不，連種籽都沒有，往往（多方意思）向別人借了些才種下。」實際不算，他怕別人說他不勞動，每天引着他的弱女子把自己的三十多隻羊趕上，[illegible]羊，一到山些，就讓人趕去放，羊由他閨女去放。趙林這樣裝扮着，想躲避土地改革的暴風雨呢！

一個鬥爭大會剪影

曉蘭

在中陽乾村羣衆鬥爭地主惡霸武郡璧的大會上，出現了一幅生動活潑有力的宣傳畫。其一是根據四個地主惡霸的罪惡事實，畫成許多幅大畫貼在牆上，羣衆看了，引起內心的憤怒。例如其中有一幅武郡璧剝削逼害貧農來成的連環畫，畫着其惡霸霸佔了來成的家產，逼害死來成和來成老婆兩受的種種慘狀——在來成臨死前，來成的老婆毛氏和兒子保大都站在他的身邊，淚流滿面，另由一個人指着畫給羣衆解說來成家被迫害的慘痛經過，羣衆都瞪擔着的看着，聽着，歎惋着和憤怒着。

地主惡霸武鳳鳴的兒子醜相，畫在另一面牆上，旁邊又寫着話句：「一心要剝削苦人，二毛不會去勞動……九條褲腿搭窮人，實是一個寄生蟲。」人們看的火了，千人指着罵着，把他醜相也弄成一塌糊塗了。

其二是把地主惡霸霸佔了的糧食，綢衣和生銹及爛了的白皮的銅、鐵，都展覽在大院裏，識字的人翻看着賬本，不識字的人要別人念給他聽，大家都在議論着，死閻匪，保農高三滿說：「我不識字，可是那些金和東西，賬本，我都記住了，保大爹死的那張表，我記的更牢。」

此外，還在牆上畫了一張山西形勢圖，羣衆看了都高興得說：「漢奸閻錫山成了水裏頭的王八啦，甚時想吃他的肉就撈出來宰了他。」旁邊一個老鄉說：「他的那臭肉還能吃了！」

太原敵後戰鬥故事散記

張[illegible]

太原市西南的太原縣境，是閻匪統治很鞏固，屯積很多兵力的地方，太原縣城是太原市外圍的據點，我們的武工隊從去冬到現在，一直在這裏開闢敵佔地區，和敵人展開了一起堅持敵後的鬥爭，不斷獲得勝利。下面記錄武工隊的幾個戰鬥小故事。

一、武工隊的剃刀突然伸到敵便衣胸前。

三月底，太五區邊山開化溝趙家山駐敵工兵團，派四個便衣，其中有兩個特務「二班長」，帶一枝手槍，十幾個手榴彈，到太四區[illegible]村，就把村幹部[illegible]，要吃甚麼就給甚麼，[illegible]羣衆不敢過問，只有人暗恨在心。[illegible]給我們武工隊，武工隊趕來的時候，敵便衣正在村裏吃飯，[illegible]一部份走來，[illegible]自己人，[illegible]以這亂，[illegible]我武工隊[illegible]，武工隊員的剃刀突然伸到便衣們的胸前，四個敵探才開始初醒，滿身發起抖來，翻翻的交出槍和手榴彈，後被武工隊押解走了。

二、敵兩個兵力只搶了武工隊員失落的一隻鞋。

自從正月初武工隊打死敵治村「維持」[illegible]保衛，敵人便不敢再出來，[illegible]四月初，敵人[illegible]了一個班及太原[illegible]「掃蕩」山區，[illegible]。天明了，五個武工隊[illegible]，有一個武工隊員[illegible]，敵人[illegible]，只搶了[illegible]一隻鞋[illegible]。

村，在距[illegible]十里的王郭村，村中很堅固的一個高堡上，駐紮着一百多個偽村人員及「復仇自衛隊」，帶槍八十多條，是敵人的護壘。這地方算是路以鐵路為界，可保[illegible]夜把大門上鎖。

四月下旬的一個夜裏，七八個武工隊員埋伏在王郭村，一個人向他們喊起來，叫堡裏的「鄉長」出來，[illegible]命令他們把大門打開，[illegible]武工隊員就衝了進去，[illegible]

三、武工隊命令敵人的班長打開大門

廉潔的侯與仁

衛生處侯興仁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入伍，一向就在生產部門工作，很積極艱苦，從沒提出過什麼個人要求。他的被子已很舊了，去年經民主討論給他發新的，但他拒絕了。他說：「我的被子雖舊了還可以蓋，先給別人發吧。」大家一致認為他是應該的。

最近讓驢了分家，首長傳達黨中央會議精神和防奢侈浪費的號召後，就自動把過去幾年所節省下的一定衣（後續着上發的衣服）的便衣，六塊白洋及兩套新單衣（後領導上發照顧他，把衣服又退給他）全部交了公。

然後不是這樣，但受革命教育已十來年了。我了解到前的號召，聽到這發號，把節省下的衣服布，還有六塊錢全部拿出來給人民。」同時對他鼓勵上去建立家務思想作了檢討，領導上說：「因為我年紀大了，現在感到只要個人老實的為人民服務，人民翻了身，就是自己年紀大了人民也會照顧的。」（王文、張高）

地主醜相種種

興縣五區裴家川村地主裴紹清的門被羣衆封了，裴的老婆竟偷偷開封條，偷出一些東西，羣衆發覺後，即羣衆追問，她還想抵賴，羣衆教訓了一頓，她就一邊向黃河邊跑去，一邊說：「我要跳河了，不能活了！」當時得上和她吵鬧十幾羣衆誰也不答理她，結果落個沒趣，走到河邊又打轉了身。

寧武前圍村大地主郭利修的父親，亦想以跳河來威脅羣衆，欺騙了他的兒子，由羣衆絲毫不加理睬，他從河邊轉回來後，還假惺惺的對人說：「我想死了老百姓還是要清算的，死了怪不值得，所以我決定不死了。」

不久後，把銀器交給了羣衆，同時羣衆在清算他的時候，又清算出郭利修的兒子窖藏的八個元寶（這只是其財產之極小部份）。幾天前，郭的婆姨到黃河邊裝死，及詐滾了衣裳，大喊「救命」，當時游泳的兒童十餘人都不予理會，他們說：「死不了，要是真想死，就不叫「救命」了。」她的假裝尋死，當即戳穿。在地主們演出這些假跳河的醜劇以後，羣衆更認識了地主的面目。